

兵考

舟師

文獻備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二

校正

兵考九

舟師一

新羅儒理王六年聞倭兵至理舟楫繕甲兵

補慈悲王十年修戰艦

補智證王六年始命有司制舟楫之利

十三年于山國

或名鬱陵島

恃險不服以伊飡異斯夫為

何瑟羅州軍主以討之謂于山人愚悍難以征服多
造木偶獅子分載戰船誑告曰汝若不服放此猛獸

踏殺之國人恐懼即降

補真平王五年置船府署屬兵部學舟楫

孝恭王七年弓裔以高麗太祖為精騎大監率舟師自西海抵光州界功錦城等十餘郡拔之

十三年弓裔以羅州為憂令高麗太祖以舟師次光州鹽海縣適甄萱遣使入吳越太祖取其船而還方裔大喜又遣修戰艦于貞州

神德王三年高麗太祖為百船將軍領水軍鎮羅州甄萱及海上諸賊皆懾伏莫敢動

四年高麗太祖以步將康瑄詰黑湘金材浚

高麗史作金村

瑗等為副增治舟舸百餘艘大船十數各方十六步
上起樓櫓可以馳馬領軍三千餘人載糧餉往羅州
高麗顯宗元年造戈船七十五艘泊鎮濱口以禦賊
高宗四十年習水戰于甲串江

元宗十二年遣邊亮等領舟師三百討珍島賊令四
品以上出家奴充水手

置戰艦都監

補十五年元將征日本遣摠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
艘委之本國應副又令洪茶丘監督王以侍中金方
慶為東南道都督使樞密副使許珙為全州道都指

揮使右僕射洪祿道為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
羅裕等五人為諸道部大使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
人取艁材於邊山安扶及天冠山興以正月十六日始
役五月晦日告畢艁大小凡九百隻回泊于全州遣
使告元

⑧忠烈王元年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造
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也

⑨四月王如合浦大潤東征軍戰艦千餘艘金方慶
等所將我軍二萬七千餘人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
五百六十餘石

補續文獻通考至元十八年以本國置站凡四十
民畜凋耗併為二十站

補四年罷船兵以譖于元者藉叛八江華之說故也
補五年九月以元將征日本承元帥府令旨遣許瑛
於慶尚洪子藩於全羅權胆於忠清為都指揮使督
造戰艦九百艘既而元又遣使督修王命廣平公諱
同往監督

補八年十一月元將復征日本遣使來修戰艦於是
分遣宋珍等于慶尚全羅忠清西海四道董修元又
送楮鎰三千錠為戰艦之費

補十一年元將復征日本遣使督造戰艦

補忠宣王元年元遣人造艦時皇太后欲營佛宇洪福元之孫重喜重慶等奏白頭山多義村若發瀋陽軍二千伐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輸便於是令本國造船百艘輸米三千石弊不可言

補恭愍王元年生負李穡上書曰今平居之民不習水故足未蹈艤精神已昏一遇風波則左顛右倒欲其坐作進退與敵人賈勇難矣本國三邊控海島居之民無慮百萬方之泳之是其長技其人又不事耕桑以漁鹽為利比因倭賊雖居失利其

怨之之心比之陸居豈止十倍沿海召募必具賞
賚數千之衆一朝可得以其所長之技敵其所怨
之人其有不勝者乎又以追捕使領之常在船上
則州郡得便盜賊可敗矣

補十九年元將復征日本遣波豆兒來管造船波豆
兒洪君祥之兄子來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
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

補督諸道戰艦軍餉

二十三年中郎將李禧上言見今倭寇方熾乃駢煙
戶之民不習舟楫者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曾習水

戰願自募人與之擊賊鄭准提亦上言補深陸之民不
閑舟楫難以禦倭但蒼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
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
軍餉擾民生乞罷之王以禧為楊廣道按撫使准提
為全羅道按撫使初都巡察使崔瑩造般二千欲以
六道軍騎般捕倭百姓畏懼破家逃沒者十常五六
及准提等建議事遂寢

諫官禹玄寶上疏曰議者以為倭善舟楫不可以
水戰別造般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陸
攻今東西江并置防守賊泛海揚揚而來我軍臨

完拱手而已雖精兵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舟艦
嚴備器仗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
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

補命贊成事崔瑩將戰艦三百十四艘討濟州

辛禡三年徵造戰船僧徒於京山及各道揚廣道一
千人交州西海平壤道各五百人京山三百人令曰
僧徒如有苟避者輒以軍法論移牒諸道其船匠一
百人餽廩及其妻孥

補又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
四年簽五部坊里軍令乘船捕倭

補五年遣使西海揚廣道簽水軍以備倭寇

補八年造戰艦初恭愍王二十二年崔瑩為六道都統使作戰艦八百艘將欲掃清海寇禍之三年萬戶孫光裕戰敗于窄梁俱被燒盡至是瑩發諸道軍又募僧軍使造戰艦鄭地又復請造不踰年造巨艦百三十餘艘分守要害自後倭寇稍息

補九年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請道以備倭寇從之

補十年禍令諸道流竄者騎般捕倭以贖罪

補十一年置兵般於丑山島自後倭患稍息

恭讓王三年都堂啓曰召募海邊人民三丁為一戶
定為水軍諸道濱海之田不收租稅以養水軍妻子

從之

柳馨遠曰我東
舟師之設始此

本祖太祖六年幸龍山江觀兵船

補定宗元年命罷東北面及江原道般軍減西北面
及京畿慶尚忠清全羅豐海諸道般軍時般軍防戍
為諸道痼弊上謂遙臣曰生民之苦莫甚於般軍比
來倭寇寢息邊境稍安輪番代戍分治要害舉烽相
望傳檄相聚則可以濟也遂詢于都評議司關東及
東北面防守般軍并令除罷其餘諸道減十之一二

世宗元年倭賊數犯邊遣三軍都體察使李從茂都
統使柳廷顯都節制使崔潤德等發三南兵船二百
二十七艘舟師一萬七千二百餘人直至對馬島屢
戰大破之集賊船大小一百二十九艘焚賊戶一千
九百餘家而還

世祖十二年始置兵漕船時申叔舟為戰艦司提調
博觀唐倭琉球等國船體折衷為船分作大中小以
便於用而於大船施上粒用於戰攻去上粒用於漕
運一船而有兩用謂之兵漕船又慮諸道船體不一
定去水高下船腹濶狹分送諸浦所造船艦不比而

同諸道漕船到揚花渡叔舟請分左右隊為水戰之
形以觀行船便否上乃親臨觀之大悅脫所御表衣
賜之

補李珣時樊策曰若板屋船則其制極巧戰具之
不可無者也但虛棄淺沙日久無用議者所謂勿
造者良以此也然而戰艦之作不可一朝立造也
若待倭賊侵邊然後乃欲伐木造船則何異於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哉

宣祖二十五年以李舜臣為全羅左水使率舟師擊
倭賊大破之先是倭襲已啓舜臣鍛戈鎔鎖以待不

虞創智作大艤狀如伏龜名曰龜艤

其制艤上覆以大板板上置十字細路以容人行
悉以錐刀布之四無著足處前龍頭後龜尾皆有
統穴前後左右各六以放大凡藏兵器其底遇賊
則編茅覆上以掩錐刀而為先鋒賊欲登艤則陷
於錐刀欲來掩則一時銳發所向莫不披靡大小
戰以此收績者甚夥

李粹光曰我國戰艤制甚宏壯人言倭艤數十
不能當我國一戰艤李舜臣創造龜艤用以制
勝蓋賴於舟楫之利也然元均代舜臣則以百

餘戰船敗衄無餘舜臣代元均則以十三戰船
摧破六百艘蔽海之賊亦在乎將得其人而已
二十六年始置統制營管三道舟師以李舜臣主其
事是時舜臣以閑山島地勢周回便於藏船倭寇若
犯湖南則必由是路上請移營朝議以三南水軍不
相統攝特置統制使以主之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
若保一隅海浦則糧械自足遂煮鹽積穀募民完聚
屹然為巨鎮

天將陳璘以舜臣功馳聞于皇朝特賜提督印
營本其後辛丑李德馨以體察使建請移營形便甲

辰移設於固城縣

補二十八年柳成龍請措置防守啓曰今日之勢勿論賊退與不退皆當以舟師為重賊未退則有遮遏邀截之勢賊退則陸地防備數年間將不能措置必以舟師橫截海口然後內地策應之事可以成形故曰無論賊退不退而以舟師為重也

補三十年又上措置防守劄曰京畿舟師不多而格軍甚少若當事嚴則必須與黃海道七浦舟師合勢然後可以成形但七浦之軍則難於預為調集故臣已令所江僉使李瀾整齊船隻聞聲即赴

此亦未知其果無先後也臣又聞京畿水使李思
命之言以為水營在南陽花梁距京頗遠若風勢
不順則累日行船不達京江又所屬水軍遠在驪
州利川砥平之間者距水營亦遠聞變調集勢未
易聚去臣因此叅詳則水使進駐於江華德浦等
處稍近京城以便調進江華喬桐水陸軍始令合
屬舟師農隱教閱水戰有事以此軍即為行船此
乃自居其處之軍實無往來之勞一聞徵召朝發
夕至其驪州利川砥平遠地山郡之民始屬於娑
娑以防上流則民情兩便事亦兼濟

補又與天將吳惟忠書曰大抵賊船必乘東南風
來故慶尚全羅兩道最所受兵之處往年賊旣陷
慶尚道屢以舟楫犯全羅道有本道水軍節度使
李舜臣以舟師迎擊於巨濟洋中焚賊船數百賊
終不得登岸全羅之境至今獨保者亦以此也

補都體察使李恒福上劄曰本道戰船數倍他道
應調水手過於全盛之日民不能堪勢所必至平
時制勝方畧本道舟師所屬十九官內樂安興陽
順天光陽等四邑已為棄地絕無調兵之路除此
四邑則時方防海者只有十五官今之議者其說

紛紜各主所見或云舉一國之力專方海面猶患
不足今只責於沿海十五官甚非事宜不可不通
融一道專力舟師此言似矣而若此則兵防禦使
盡為無軍之將賊若下陸措手無及或言沿海民
居慣水者多通融道內計結出米給價雇立事甚
便順此言似矣而計丁準價當用七萬餘石道內
田結只是五萬五千八百八十餘結累萬之穀尤
難辦出今於舊戊寅節目內叅酌變通其小小節
目零星繁鎖有難盡稟一皆便宜處置矣其大要
臨陂萬頃咸悅高敞南平綾城皆是近海之邑時

存元軍尚有九百七十二名六官時起田結又有
六千六百七十八結每八結出一夫則又可得八
百三十餘夫以此六官添補舟師通共沿海二十
一官內先抽出身軍功新選以為射夫次選水軍
騎步兵公賤以充格軍兩站所屬漕軍元數幾至
二千名餘就其中量推八百名二十一官時起田
結通共三萬六百餘結內除沙格水軍應復戶六
千三百八十餘結外其餘二萬四千餘結每八結
出一夫共得三千餘丁與漕軍添補其缺以比計
過則道內戰船通三番計數充格外餘軍當有一

千一百七十餘名以此調用休番往來行之得宜則不至如舊日之亂無統緒

補又曰我國戰船上設板屋周以防牌用夫一百餘名儼然為一小城堡一般百夫之命專在船將將非其人同船之人俱受其敗以此言之則舟楫雖堅機械雖精格夫雖勇不如得一勇將而各浦邊將所領之外又有餘船二十餘隻別定領將休番交遞手生面新事未熟諳不如邊將長在船上詳知水事者且二十領將盡得其人勢所難能武士之中稍能幹事者皆為主將手下親信軍官為

主將者皆欲同騎一般以為死生瓜牙之用不肯
分領別般故般將得人其勢尤難

補又曰賊之入寇時候雖難的期稽諸古史詢之
諸將正當春汛及秋高以後防海似歇云一切以
二月初一日至九月晦日集聚舟艦似非事宜臣
意所有格軍一年再防瘦於往來以今三番每番
各立兩朔自三月初一日至四月晦日為一番限
五月六月及七月八月各為一番依今所定集聚
舟艦結陣待變其二月九月兩朔則別為一番只
抽十艦用卒千夫與忠清舟師十隻協同防守而

其立格於二月者再立於九月通為一番則事合時宜

補尹根壽疏曰我國之猶可恃以擬賊來者只有舟師而慶尚右水營舊鎮在助羅浦之西而今則右水使以統制使而留鎮於此自兵亂之後凡賊倭之來犯我境者每向釜山等地未嘗越大海而向全羅之境賊若再動其勢必取前路自對馬直向釜山而統制使自其鎮聞賊來之報歷助羅浦水路迂遠方出前洋其勢不相及也然則乃追擊其後之師非遮截來路者也豈非失計之甚者乎

更命廟堂與備邊司講究水路便近可及遮截之處以為統制駐札之所實今日之急務也

補三十二年慶尚左兵使郭再祐狀曰朝廷方以舟師為重一國之力盡用於舟師彼賊之來必欲與舟師戰而後下陸則專力於舟師之計得矣彼賊若畏舟師一朝棄風卒然下陸則臣恐舟師之不得下手亦如前日也然後邊境防禦乃責於陸兵之將則妄料禦賊計無所出

補三十三年又上疏曰夫舟師之得利於彼賊者一舟之外皆是死地也而軍卒莫能遁散也莫能

遁散而皆致死力故徃徃得捷焉舟師固不可廢也然專力於舟師而曰遏賊使不得下陸臣不信也下陸之後其將何以哉處處潰散將無異於壬辰

光海七年權盼巡檢南邊之舟師以各營及諸鎮士卒多少定為三等般制亦定把數以為大小之分時去壬辰纔二十餘年當時老兵舊卒多有存者舟艦遺制猶可尋考盼以軍砲器械檣帆什物并錄為案申報朝廷且請嚴飭列鎮倣此措置

補仁祖癸亥湖南暗行御史張維書啓曰本道與

嶺南接界皆是海賊初程奎山雖是倭奴泊船之
處統營雖曰主將劄住之所若使賊有狡詐安可
預卜來路本道沿海設立鎮浦本意有在而自倭
亂以後本道各浦戰船每當風和之時添防統營
許多邊將親領舟師自二月至九月長在戌所本
鎮則付之空虛之域設令倭寇必犯嶺南賊來未
卜遲速而我師先自疲敝况賊謀叵測形勢百變
豈必每每如壬辰哉如先朝乙卯倭變先犯湖南
上年六月鉢浦前洋賊船來到而兵力分弱不能
捕獲至今邊人以為大恨不特此也每邑水軍船

格等每年遠赴他道之戍羈孤留滯種種難堪誠有不可不變通者

五年置統禦營領京畿黃海忠清三路舟師用李廷龜達請也初設於花梁鎮己巳移營於喬桐

補十六年忠清監司金堉請戰防般水陸軍變通狀曰各官雖有戰般而皆無格軍臨急則以浦作結負之軍充數以送禦賊之策極為踈虞臣意則以為水邊十一邑東伍全屬舟師山郡水軍并隸兵營則有殘無未及之患臨戰有得力之地此為兩便而或者以為水軍乃世傳之役今使東伍為

水軍則彼必厭避而逃矣東伍之為水軍者勿為
世傳而山郡之以水軍隸兵營者亦得與東伍為
比則是民無傳世之苦而軍有兩用之便何不可
之有哉有事尺置守船之軍并令赴戰而至於水
陸并用之時則亦當分而用之并用之時豈多有
哉且戰船之用貴於輕快若或遲鈍則赴敵不能
先追賊不能及故自故以來以輕快先登者為善
近來一論以為防牌甚薄鐵丸易穿一寸五分之
牌加至於三寸非但船鈍難運上重下輕搖蕩速
敗未及戰用先自動退此極可慮臣則以為大砲

雖三尺之盾猶不能支而鐵九則一寸之牌亦未
易貫姑如前薄牌使輕捷而若憂九貫則內作納
帳濕以密之則九雖穿牌至帳而墜矣又之擐甲
務捍矢也而養由基之射徹於七札若以此為憂
重其鐵甲則人豈能運身哉戰船之重亦猶是也
補趙翼與人書曰今之舟師與前日異不可恃也
前則艤材皆以全木為之甚厚且堅其高如屋防
牌亦甚厚鐵九不能穿此倭之所以不能為害也
後來為帥者嫌其遲鈍且欲送其才能乃薄其板
又減其高使輕而疾論其輕捷則固勝於前矣論

其堅固而賊不能害則必不及於前矣凡與敵戰
必欲使我軍無危豈可徒取輕捷而使有危道乎
防牌亦年久色黑每斫之而著畫綵使其色鮮明
年年斫之安得不薄以是今則甚薄不可以禦鐵
丸夫無事而觀則鮮明者固勝於黑暗至於臨戰
則黑暗而能禦丸者無害於戰勝鮮明而不能禦
丸者無益於戰敗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又曰格
軍必習於水者乃能使般於洋中陸地之人雖貴
育無能為矣近年以來海邊漁鹽之地皆為諸宮
家立案處海尺等括入其中邑宰鎮將不敢下手

以是般格未得能於水者且水軍充定之人率多在陸地遠者在數日程之外以是常時各鎮立番者皆陸地之人至於水操則雇海邊之人使之操舟若至臨亂何能雇人故常時習戰雖若可觀至於有變皆無足恃豈不為寒心般隻防牌皆當改為舊制而且勿著彩以開後日斲削之端海尺之入貴勢農兩者皆令括出以充般格每般軍兵皆以海邑居人定屬而優其額數常令待候如是以後稍為可恃矣且三南沿海之邑其數不過十數若使此十數邑勿預於陸軍之役而專屬於舟師

則舟師物力尤為完實矣

補二十年朝廷以南邊為憂欲以水軍移陸戰之議慶尚監司林堦以為李德馨李恒福韓浚謙等因李舜臣開山事已有成法令不可撓易因書報廟堂曰南邊無目前之急欲令舟師將移陸不念緩急之宜自古分防法意有在水將陸將各有死所而揔督則有元帥體察陸將不可責水戰水將不可責陸戰所領又各異能統制使領三道舟師海路遠近皆其所管且進且退不使賊由水路逼京者乃其職耳今令水戰不利退保陸城則乘船

之賊一帆直上海邊孤城守之何益議遂寢

補柳馨遠曰鎮將旣束錦布而又令水軍納其糧餽價戰船新造時又令水軍出其價水操時又令當番軍每一人責立兩人以逢點故水操月番軍其苦尤甚而此外京及主營雜支更無節至於麝香鷓鴣羽等不干於水軍之物皆亦支定而水使又加數分定於各鎮則各鎮又加數徵出其價於水軍而并徵人情價如此等事不可勝數水軍一年所費必不下常布五十疋以故了遺水軍日益遁散

補又曰舊制水軍皆水鎮將領之而各邑則但主其充定之政而已恬嬉既久備邊日廢壬辰亂後添設海邑戰艦蓋不知擇鎮將整軍制而徒添格外之設以亂舊法

補孝宗庚寅備局啓曰對馬島在東萊之南多大浦在西安骨浦薺浦又在其西加德天城舊在絕島而壬辰亂後移陸地與安骨浦同在一處巨濟島又在加德之西而鎮海縣隔海在其北莞固城縣在鎮海之西巨濟固城乃見乃梁鎮渡處也統營處於見乃之西而開山島蔽其南倭船向統

營者必過巨濟由見乃梁而進巨濟之南則無邊
大洋非風恬浪靜則勢難直過有變則倭船必舍
熊川東萊巨濟而直向統營今乃盡將巨濟以東
各浦戰船添防統營是猶撤門牆之備而守堂隙
非計之得此非舊規柳琳為統制使時盡放營下
防軍而役使各浦防軍托以添防創開此規宜宜
膠守臣意巨濟七鎮各守信地赤梁以東戰船添
防於加德而大浦等處釜山以東各鎮亦守信地
統制虞候以兵水使可合人差送頻數巡檢巨濟
亦以出入臺侍有風力之人差送使之彈壓以防

各浦放軍之敝則廢有實效矣

補二年命罷統營添防軍從領議政金瑱言也統營當海路要衝水卒寡弱壬辰亂後使沿海諸邑抄送水卒增設海戍春防秋還湖民不堪其苦至是罷之

補宋時烈曰水軍最為良民悉入骨髓之役而其在山郡者事急則未及赴防常時雇立者皆是浮遊之徒豈有臨亂而不逃乎在山郡者當一切移為陸軍而改定於濱海之民常時則使之屯田漁採以為生臨急則使之操船禦賊則悅之者衆而緩急可用矣今之議者皆以為山

郡水軍不可猝罷此蓋為水使者所賴而為資者皆剝割山郡之軍也其為水使者亦非所欲而終不得已何也捨此則無以應宰相名士之求索也此朱子所以每論治兵而必以正朝廷為言也

補肅宗元年全羅道巡撫使李世華慶尚道巡撫使權大載忠清道巡撫使崔寬濟州巡撫使李選出去時廟堂議定節目

補戰船之體制大小高下厚薄人各異見論說多端必於風亂之日深入海中棹船回旋以試便否

戰兵伺候船等格軍及入防射夫砲手等額一一
點考知其實數舟師點閱後射砲手及鎮下軍官
試射放以本道防軍留布差等施賞又各鎮浦戰
船則格軍砲射手皆以土兵給代充補待變而各
官則只以空船掛置浦邊脫有事變決無及時裝
發之勢常以舟師整齊待變之策詢訪便宜以聞
能櫓軍則全不充定每當習操之時駭村民而苟
充設有充定之邑去船所既遠常時守護臨急調
用俱涉不便以附近陸軍束伍相搜充定水陸俱
便叅酌啓聞各鎮浦士卒既無生理能櫓軍糧料

亦無出處變通之道莫如屯田等堰開墾可合之地看審錄啓沿海禁松之地勿論各衙門設屯諸官家士夫農庄一併摘奸啓聞民之入居海島者嚴加禁斬一一駟出禁山真木亦與松木一體培養船材長養之處牧場居多彼此相爭事多妨碍周覽各島船材之茂盛馬軍之肥澤與否及土品之可合養松水草之可合設場一一書啓以為變通之地統營設立之初三南海利一併勾管軍餉器械將士支供皆出於此近聞諸處漁機多為本道監司之所假收稅半八監營統營生穀之道

日漸減削云今不可不并為還屬以為海防重鎮
軍餉裕足之地查問兩營以啓能槽軍闕額以各
營物膳等軍揀其丁壯一一充給般材長養之處
以湖南之莞島邊山及湖西之安眠串為國家材
木之府庫大小需用專靠於此近年以來法禁解
弛未免為奸民之侵犯煮鹽起壑恣意焚斫無所
顧忌此三處無論公私設庄募入禁限之類一一
書啓以為處置之地

補備局啓以黃海道水勢險惡暗沙隱巘處處防
碍戰般體制一如三南之高大則非徒材力之有

所不逮緩急之時亦難運用其勢不得不稍減其制以便戰用

補六年戶曹判書閔維重遙啓各邑戰船所費甚多而實無可用此所謂無益而有害者也蓋各鎮浦戰船則邊將職任專在於此故盡力經營猶不至於大段疎濶至於各邑戰船則自壬辰以後設置而邑居既遠於海口守令不能專察其事每令代將勾管故造船之時空費財力而完械凡具不成兒樣砲射能槽諸軍臨操雇立常時無一可觀則况可望得力於緩急之際乎此則不可不革罷而國家若慮海防之

疎虞則亦有一策南方海濱空閑之地可合等堰作
畝處甚多臣嘗目擊而詳知矣若於各鎮浦近處等
堰作畝募民耕墾仍屬本鎮士兵而以其所出收稅
留儲以備軍需士兵尤多各鎮完實則雖置數般亦
可矣特進官趙師錫曰臣曾經水使備知各邑戰般
之無益而有敝不但多費而無用凡海濱可泊般之
處不多故各邑戰般所泊之處多在於陸地潮滿然
後可運般實為無益雖難一功盡罷察其般泊處便
否不可不變通矣上曰後日詢問于大臣處之

補七年又以兵曹判書逵啓各官戰般元非古制也

乃壬辰兵亂後所創設者而新造改築之際徒費財力實無緩急可用之望所當一併革罷而朝議猶以為難故臣意欲於沿海諸島中擇其要害處加設邊將各置戰船以為各官戰船漸次革罷之計矣湖南康津地有古今青山二島糧餉廳設屯已久土地肥沃居民衆多以其要害言之唐將陳璘統制使李舜臣留陣之所也古今島地大而青山島差小古今島宜設僉使青山島宜設萬戶設鎮之後以各邑戰船二隻移給而能櫓射砲手皆以島中居民充定一如格浦戰船之為則其於海防最為著實而朝家亦無

劉給水軍之敝矣左議政閔維重曰各官戰船未有
實效而徒費民力朝臣多有欲罷之議而左相之議
每以戰船數少為慮今若加設邊將於諸島仍以各
邑戰船移授則雖罷各邑戰船實無不足之慮且糧
餉廳雖無古今青山兩島亦可以支過兩島設鎮似
當矣閔維重曰今此兩島之外多有可合設鎮之處
而不可一時并舉先試於兩島觀其成效次茅加設
似合便宜矣從之

○補吏曹判書金錫胄於筵席極陳三南各邑戰船
濫費物力終歸無用之狀曰閔維重每欲於沿海

諸島各衙門設屯處擇形便置鎮將以造戰船而各邑則只於海邊要害處置船其餘並罷若然則戰船之數不縮而靡費可省矣左議政閔鼎重曰元均多聚戰船沈海而遁李舜臣以十餘艘破賊而所用之船亦皆臨急造作將不得人則船雖多亦安用哉

○補侍讀官吳道一所啓臣於今番湖南廉閔時所經沿海諸邑戰船軍器一一點閱而戰船則或去上年改造故凡千諸具亦皆完備可用軍器則十分精利處雖少亦不至大段不堪用而其中能櫓軍尤甚虛

疎皆以一二日程陸地居民不習水之老羸兒弱充
之脫有事變則名雖能櫓實無運舫之路其弊蓋由
於監兵營統營諸衙門募軍及匠人等營屬全無限
節之致各營則利其徵布之多營屬則利其身役之
歇沿海居民爭相投入而州縣及鎮堡莫敢下手莫
重能櫓不得不以陸地之老弱充之募軍匠人則逐
年捧木三疋其役重於步兵且使有軍裝備戰馬作
隊於本官與東伍一體隨行此乃有馬東伍軍也慶
尚道則分防於各鎮浦是水軍之役也其苦誠不可
堪以此願入者絕罕與祖宗朝本意大相逕庭矣

○補以全羅道觀察使趙世煥狀請嶧島設鎮便宜備局覆奏請差出萬戶以扶安戰船移授待鎮事既完陞為僉使以重安制之任從之

○補八年平安道觀察使李世華請以廣梁僉使兼防禦使仍圖上廣梁海路形便請本道安州肅川順安永柔甑山平壤龍崗江西三和咸從老江鎮及黃海道長洞殷栗豐川許沙安岳等戰船并屬廣梁從之

○丙寅移營於三和府只管廣梁老江兩鎮

○補九年兵曹判書南九萬遙啓海防軍卒之疎虞至於如誠非細慮各營募軍匠人及凡千營屬一併

革罷以為充定能槽軍之地何如特進官申汝哲曰
能槽軍之弊果如吳道一所達矣臣曾忝統制使時
以各營募軍及物賸軍革罷充定能槽軍之意啓聞
定奪而全羅左水使則為監司所阻不得移定云矣
今若一依吳道一所達施行則事可著實矣領議政
金壽恒曰慶尚監司尹祉完狀啓中以為營屬海夫
移定能槽軍事定奪之後統營尚以募軍收稅不為
移定云當該統制使當摘發論罪而吳道一申汝哲
所達之言誠為得宜依此分付施行可也上曰從臣
及曾經聞帥之人詳陳其弊三南監兵水營募軍及

物膳軍并為革罷充定能櫓軍事分付可也

補同年設水軍鎮管於蜆島加里浦以臨淄古羣山木浦多慶浦法聖浦黔毛浦羣山浦智浦八堡屬蜆島以古今島南桃浦金甲島於蘭浦梨津薪智島馬島會寧浦八堡屬加里浦以兩鎮當兩南水路咽喉故詢議於本道監司水使置鎮管

補朴世采疏曰東方立國環海為疆島嶼之類厥數不貲大已設為州府小亦隸於牧場然其中有徃徃土地膏沃風氣和暢者若能預加措置使民隨顧入居必以耕作為主而兼通漁鹽之利者其

當北之至不但沿海一帶士女得有所歸舟楫
糧餉自多所補於國家今當選遣文武臣僚有識
慮者詳察諸島及長山安遼遼山之屬擇其形便
并建將領設鎮堡以處之蓋因勢利導之一法也
補又曰壬丁之變倭既傾國入寇如八無人之境
唯於海路因李舜臣一戰遂不敢揚帆北上以之
龍灣命令得通於湖南而倡義諸將久保江都其
功甚大自是厥後為設統制營以領舟師然艤朽
卒惡徒擁虛簿百弊俱生雖有春秋水操亦甚減
裂其視陸兵不啻倍蓰苟值大亂必難得力今當

悉依新書舟師之法亟加鍊習使於風濤至險之際進退出沒能盡其妙以得全勝之道則早晚緩急可以有功矣

補又曰水陸之戰其勢各異夫海猶地也地有險易舟猶馬也馬有利鈍以良馬而馳平地或乃為丘垤所阻失手而喪身況以衆木適合之舟履不測之淵如或小失制度必不能善運則其為得失關係可知自來國家儲養艤材於諸島固亦不患無資而官吏所耗已多加以庸工凡夫徒循舊制不思善法莫能如李舜臣之別造龜艤以決奇勝

補十一年武臣李枝遠遙啓曰我國戰船體制高大
一遇逆風不能制船若減其把數則其於往來周旋
實為輕捷矣領府事金壽興曰自前武臣所見各自
不同戰船長廣或以為當減或以為不當減而但凡
戰船中所載糧餉器械及軍卒尤多體小則似不可
用於對敵之時船師李舜臣為法矣李舜臣時戰船
既是其得勝之制而長廣高低必有尺數令廟堂分
付統制使李舜臣所制船體及卽今統營及各水營
船制并為尺量上送更加叅量一從舊制定其多少
俾勿任意加減則似好矣從之

補十二年領議政金壽恒啓曰李師命為湖南監司時以一般分作防牌船二隻左右水營戰船各一隻鎮浦中戰船三四隻搜作龜船事狀啓徐文重為嶺南監司時亦以戰船改制事狀啓故詢問便否於諸道水使則皆以為重難而統制使邊國翰狀聞以為忠武公李舜臣所定式者乃其舊制二去乙卯年巡檢使權盼按檢三南舟師時與三道諸將老宰相議一船所載軍器什物船之長短廣狹一一勘定書啓後頒布節目統制使水使所騎大船木板則詳定十把而今加半把次船則十一把而今加一二把之

次船則十把或以九把半而令加二三把各加把數
其大有漸較諸當初事目頗失大小之制而乙卯巡
檢在於經亂二十餘年之後其時必備詳利害講定
節目且以兵書以我大船向賊小船之語觀之戰船
之用不害其為大今不可猝廢云云蓋其時節目只
在於統營故頃者前叅判崔寬得送備局臣續搜得
見之蓋當初勘定節目時去亂未久李舜臣軍校老
卒尚或有存者其所定尺數必出舜臣舊制而其後
造作之時每慮其不足於舊制故尺數漸至增加而
到今別無更為定式之事只當依此節目不增不減

一依舊制造作之意分付諸道為宜徐文重以為我國船制若倣倭船則似好云而倭船本板皆用檣木常時運用雖似輕捷而壬辰交戰之時每入於我船之下輒破碎云他國之制既不審其利害則似難倣效而卒變龜船則巡檢使節目中長短體制不為磨鍊似當一如戰船漸次高大矣

補十五年尹就高筵啓三和兼清南水軍防禦使而元無水軍虛帶防禦之號脫有緩急備禦無策其在重海防之道豈不虛踈乎肅川府使兼清南陸軍前營將而所屬安州肅川順安永柔龜山江

西六邑軍把數多至五千咸從兼清南陸軍後營將而所屬咸從三和龍崗三邑軍總數莖至三千而自前營距江西近者二日程遠者三日程自後營距江西近者一日程遠者一日半程當初分屬之不均未知其故也臣之淺慮則以為前營之所屬江西則移屬於後營將後營之所屬三和則使之獨鎮且兼別營將如有水賊則防禦使領率出戰如有陸賊則聽調於節度使而凡歲抄收布磨勘等事自兵營依前為管則於兵營小無所損於三和且有水陸之便令廟堂稟處

補十六年備局啓曰永宗僉使所鎮紫燕島在於江都一息之地地勢如龜形東頭西尾東距陸地津路十里待潮候風始可往來其西則向入大海所謂東頭若伏龜形折而如人項潮水自南北互入等石為路以通往來僉使鎮在此而周回不過二三里一島周回長可三十里廣可十五里合而計之五十五里島西迤南又為龍流島中間潮水往來水路始可通行僉使鎮所在前面船泊處衆石嵯峨不善操般者亦難到泊其餘三面各十餘里地潮至而成海潮退而成陸若值潮滿之時可以行般而潮退後有船閣

之患潮退之後則淤泥没人有難通行故舟船人物俱不敢往來中有二小浦而迂回屈曲於淤泥之間雖值潮生非土人亦難尋路而行船由此言之一島船泊處只是前面百步許且二南漕運必由津前小洋而上此所謂舟路之咽喉江都之門戶非但為海防而設鎮之處實是江華通路之計也永宗萬戶舊在海邊陸地辛酉年陞為僉使移鎮此島且兼御營把總使之控禦而軍兵鮮小糧餉缺之器械虛疎位號卑微有違於朝家設為重鎮之意今者陞為防禦使兼僉使仍兼御營千總別擇武弁差遣為任既重

體面自別不可無應行節目條列于後依此舉行

十七年以水軍之在山郡者與沿海陸軍搜定防戍
宣祖乙未李廷諤建請以為山郡之民定為水軍不
習操舟一朝駘之於防海之役其勢易敗宜令搜置
邊臣慮其騷擾事遂寢至是廷議復以為言上從之

臣謹按李珣為海西伯時以道內山郡水軍
及海邑陸卒啓請搜定而適任後旋罷之蓋
此搜定之論出於壬辰亂前而至是始行焉

補二十八年右議政申琬疏曰舟師亦宜如陸軍之
制以數十士卒何能禦長駘之敵以一隻戰船何以

敵敵海之賊也今宜合併殘堡俾成巨鎮各邑戰船
擇定代將使之領付於各其所屬水營以為風和待
變之地則庶合於備禦之道矣

補同副承旨鄭澔啓曰大抵北路諸邑皆在沿海
且其城堞無一據險阻處若於沿海要害處設置
鎮堡而各置水軍僉使抄出地方海夫分給軍器
使之春秋鍊習以為緩急輟援之地實為良策蓋
山戎之長技只在於馳突不可與之水戰則至於
戰艦亦不必新造以素所見在漁船裝載戰具亦
可以觀兵示威而已姑以鏡城形勢言之所謂元

帥臺距府城僅三里若設堡於此僉使則當府城
被圍之日不必來與接戰但當聚會水軍繫船臺
下只以砲聲相應若將挾攻者然則其掎角之勢
足以為聲援若或不幸府城見陷僉使所率水軍
全軍守堡則兵家大忌在於躡後虜兵必難前進
勢將移擊僉使軍矣僉使捲兵登船中流於海虜
少退則為蟻船下陸若將躡後者然一如揚公陸
攻八水水攻登山之勢則虜騎狼顧必不敢前進
長駟此實兵家設疑示喝之策設令不幸初頭鏡
城水陸皆敗明川吉州等所設堡一如鏡城掎角

之勢則豈無一處得力之地乎北兵使李弘述曰
承旨所達誠然他日北路為彼必爭之地止遏長
驅之勢無如設置水軍之為愈也吉州城津鎮堡
亦是沿海要害而元無留軍防守之事今若多定
水軍使之待變則似好矣濫曰城津形勢亦如鏡
城之元帥臺吉州則不必別設新堡而但水軍若
以陸居民人充定則非但騷擾不得為緩急之用
若以海夫充定減其身役編于行伍一如東伍之
例則似無騷擾之患而漁夫之繁盛無如北道不
必別為搜括甲丁而所簽有餘矣上曰所達之言

似為便好而係是遣上重事兵使到任後審其便
否啓聞可也

補三十年大司諫李喜茂逡啓聞戰船退并私入買
去撐用至於十年矣云此必以未及朽傷者輕先發
賣之致也若令倍退造船年限俾無數數改造之弊
則船材或可以絀用矣左議政李畬曰此事固然矣
然船材則體大易致朽傷私船則體小持久撐用恐
不可以此為準而當初戰船改造之限年亦必有所
見今若倍年退限則似有虛踈之慮矣尹就商曰慶
尚左道全羅忠清道船隻則有螭蝕之患故限六十

朔改造其餘他處無螭蝕之患以八十朔為限矣莫
重戟械不可以船材之垂之粹難退限統水使處問
其便否商確定式為宜李畬曰三年一改槩五年一
改造乃定限也今若五年再改槩七年一改造則似
好矣尹就商曰他道造船之法皆以真木為釘改槩
之時還用其舊穴故雖頻數改槩少無所妨而嶺南
則造船之法與他道不同不用木釘以鐵釘用之改
槩之時棄其舊穴故限滿則元無改槩之事仍作等
棄之物不可以一例論之李喜茂曰臣聞徐文重之
言則近來船材日乏若或逢變則無以措手戰船限

十年勿為改造松木長養云矣禮曹判書閔鎮厚曰
各邑戰船不但不善看守船倉泊處亦皆不好常時
則掛在港口而脫有緩急無以運動云今難減之似
當先減其船倉最不好處矣然沿海事臣足且未到
不能詳知而試以站船言之限滿舊退之船自戶曹
受廉價發賣則改造當次之邑周旋圖買略加修補
還作站船又准年限則若此之類退其年限則豈不
益於愛惜船材之道耶李喜茂曰戰船若退年則站
船亦當退年矣令廟堂稟處

補三十四年禮曹判書李寅燁啓曰戰船新造期限

三南各異嶺南則右道八十朔湖南則六十朔湖西則與湖南似無異同矣大抵木品堅剛則不必依限改造而年久之後有蟻虫傷損之患嶺南為尤甚若拔去虫損之板改用新板則好矣而嶺南水勢甚急不用木釘以鐵釘造船故有亂搜改不可不改造如或堅剛可以堪用則雖過限朔勿改亦無妨毋論營鎮各邑戰船令諸道水使這這看審其腐傷與否稟報造船好矣從之

補工曹叅判閔鎮遠疏曰各營鎮各船軍卒一依元軍數盡為立代元軍或願自立則聽而必擇其

壯健有根著居在鎮下近處者永為充定後仍為成案有逃故則代定常時長待船頭以備緩急之用其中雖有餘軍不足元軍布取用之處立代軍則一依元軍數成案而給代布則每朔輪回受食且自水營不時發遣軍官摘奸如有一名不為給代私用其布者則當該邊將啓聞論罪

補備局啓曰前統制使吳重周啓本云即今諸道船制務極高大進退不得任意誠非禦敵之器得見唐船倭船之制彷彿於龜船今春水操之時試為駕海則捷疾有倍於他船各營各官浦有二船

處以此制樣漸次改造試用於赴操似合待變之道

補三十六年武臣李相頊遙啓海西戰船比諸三南極為踈虞蓋本道無船材長養之處故當其戰船改造之限則收拾價錢於民結買來於京江此是高賈輩買得三南退戰船而年久使用者也價錢則不下七八百兩而船隻則盡為朽傷僅存形體每值水操之時則艱辛修緝僅僅往來待變之具若是虛踈其可望得力於他日耶三南邑舊退船例自惠廳發賣而不過三十疋本云三南舊退

船則自惠廳移給於海西改船當次之邑而自其
邑備納三十疋價木則惠廳發賣之價其數自如
戰船堅固之效比前必勝而民結收合之弊亦可
以少紓矣令廟堂稟處

補備局請減水軍甲冑啓曰甲冑所以用於馬上
使船上列楫蔽身之卒皆著甲冑實非制勝之急
務徒貽水軍難支之弊端况戰船本體已大上設
樓櫓已患其質重難運而又載被甲之卒添一倍
之重海上習兵者多言其不便昔者舟師用兵之
智製器之精莫如李舜臣橫海功列到今稱之其

時亦無擁甲登船之制豈其智不及今人而然哉
自甲冑新設之後雄州饒邑亦不能自官措備侵
及民結其弊不貲沿海州縣為一大役至於各浦
則戰船守卒風和或百名或八十名風高或四十
名或三十餘名一從船制大小減之此外無錢穀
人民邊將所食亦除防軍若干名凡有責應皆責
於水軍水軍有所分定於各浦各浦徵布於水卒
剝割之狀有不忍言邊將豈皆貪虐其勢自不得
不然三邊水軍之役十倍於他軍士相繼流亡害
及隣族者職此之由今若以甲冑之役歲責於僅

支之殘浦使之准數備上則各浦水卒無可堪之勢

補備局啓曰嶺南舟師防軍非有元定水軍亂初李舜臣元均等徑營剏立時湊合各色軍兵且請道內各司奴子使之輪回入防乃成規例行之至今遠地之人憚於往來自備番布代給各浦居人居人受布而為生防軍給價而歸家兩相便利而其中或有邊將之侵暴士卒之力蹙貽害多端轉成積弊水陸搜定以為永久之計則處僻者無遠赴之苦納布者無被侵之患乘舡者無風濤之恟

而近山傍海之民良賤相雜專屬舟師則良民甚
病前後此論之不行似由於此如是變通尚有難
便况所云恭谷以下各邑軍役皆編水軍待變海
上則尤難輕議○又曰加設無卒之船重貽列邑
之弊無益於御敵只取其民怨自前各浦各邑久
遠應役之船固不可謂務精而輕罷至於近年加
設若干處理宜革罷以復其舊海尺如可移定水
卒而無流亡之患則沿海列邑豈以舟師為極弊
國家豈以水軍為深慮哉海尺皆非土著朝徙暮
移以舟楫為家以捕魚為業如蠻夷之逐水草者

若使之乘船禦賊寧有一日存者曾在先朝故巡檢使林統亦有此啓終不得行朝廷亦必慮此弊故也東萊以東各浦不為添防於統營之說極是的當底意見然此則只論三四鎮形勢而已添防之弊遍及沿海千里之方湖南民力日就凋殘試以一事言之羣山黔毛浦等處距統營水路千有餘里行齎居送人情賂物之弊固有紀極統營下人以分防為一大利有若都監下人之乘時網利者然統營亦按名役使或伐木於諸島或曳石於浦口或結漁網或赴造船之役其他採葛取柴煮

鹽等事晷刻無休虐使如鬼糧盡拾橡衣破級草
面目形容皆成鬼狀水卒之視統營如就東市其
農時廢農魚節失魚呼怨無訴流亡相繼合操之
弊雖無久留如添防而為害列邑殆有甚焉何者
各邑戰船非如各浦之有常卒合操臨時抄發格
軍於浦民因出田結米布以為格軍行資以為行
賂統營之地上自軍官下至房子必有贈賂方免
棍打侵辱之患何者不為媚竈則舟楫之堅利者
反為脆鈍旌旗之鮮明者兵甲之精利者轉為無
色不用小則被罰大則見罷張皇狀啓變亂其鎮

邊將剝割到骨以為自免之計此自古積弊而尚
今未革者統營上下之利專在於此幾歲浚剝兩
南左右道赤子膏血以肥一營大小上下忒統臣
之言每以厚集本營便於待變為言是則不然日
本在我國之東橫亘之勢與我東海相直對馬島
首直釜山尾對巨濟等地隨風緊緩或泊嶺南或
泊湖南何嘗有常處也以壬辰年始下釜山故專
以釜山為受敵之常處乙卯之鹿島靈巖為南寇
落帆之所然則此亦可為厚集之地耶陸地兵營
亦主將所在無事之時未聞徵遠邑軍兵以為自

衛之計統營何獨不然設使有八路都元帥何嘗
有聚諸道軍兵合操於元戎麾下者也國家既設
水使以總列堡邊將准當申飭水使使董卒所管
邊將整頓舟楫修治器械各自盡職春秋與管下
諸將聚集遠近均平之地揚旌扣枹以習進退擊
刺之節而仍行勸懲果有嫌於統營深坐曲房寄
耳目於偏裨下人輩以為賞罰者乎臣意以為添
防合操并皆傳罷使該道水使整勅防費諸具各
道巡察使及統制使有時巡歷考察水使邊將勤
慢另行黜陟則海防禦侮不患疎缺矣

補丙酉西湖巡撫使節目戰船之制萬曆乙卯年
間巡撫使權盼定其大小長短之制統制使以下
各營各官鎮浦以此定式尺量成冊尚在統營而
厥後雖僉萬戶之船以高大觀美務勝漸失舊制
無風則不動有風則難制潮縮時及水殘處皆不
得運用而物力材木皆有難絀之慮乙亥巡撫時
更問其利害便否則書啓中以為各所戰船皆親
乘泛海則別無不動難制之患若潮縮水淺則其
勢自難運用而此則非船制之失宜而然

補江華留守閔鎮遠遙啓我國船政最為虛疎江

海往來之舟艦元無管束之處脫有緩急雖欲轉
運糧餉既不知某地有某船則將何以措手乎水
上往來船隻則專屬工曹各衙門各軍門所屬船
隻皆令納稅工曹而兩西三南海洋往來之船隻
無他屬處竊念本府處於海門咽喉來往船隻無
不經由境內自設鎮撫營之後衙門亦此尊重凡
貨載漁採船隻之往來海中其大容載五百石以
上者皆令屬之本營非有本營公文則不許往來
公文成給時每船收稅木一疋或錢三兩而漁場
立船既納魚稅者減稅給公文如是定式作為船

案沿海各處某地有某船無不詳錄脫有事變可以得力回啓依此定式

補三十七年閔鎮厚逕啓臣於頃日請令捕盜大將李宇恒審察畿甸海防矣宇恒以為富平石串浦潮退之後及絃水時沉洩成坪決非賊船注泊之地不必別設防守水原之大阜浦既有興天山烽燧亦不必疊設瞭望而浦路逶迤水淺遠尤非可慮之地南陽花梁鎮所處正是要害又與大阜浦隔水并峙作為一戶之勢不宜撤罷合屬於大阜而但無藏船之處此為可欠然鎮解前有可掘港處自廟堂分付本

鎮使之掘港藏船為好大阜德積兩島設鎮誠為得策而第大阜之西有迤興迤興之西似有紫月紫月之西有德積諸島相距雖遠迤之不同而其間各有海路大阜一鎮勢不能捍蔽東南洋諸路大阜鎮若移置迤興使與德積各轄兩海路似為得宜而第新設兩鎮徒有虛號而無倉卒舟艦之區劃措置者不可不速為變通仁川府文鶴山城幅員雖少處地險要且有烽臺西南海路通望無碍濟物舊鎮在於仁川浮西十餘里而與月辰永宗兩島對峙藏船之處亦好而移鎮江華之後已成廢基極為可惜永宗之

設防營月辰之置行營甲串德積兩津之阻漸則仁
川乃是渡海初程而自失龍樓無衣等諸島漸至蕩
敗無以收拾此何異自毀藩籬乎為今之計莫若以
仁川為防營修葺濟物舊城藏置舟艦使之管轄花
梁延興永宗德積諸鎮又為設烽於德積由紫月延
興大阜至南陽念佛烽應仁川文鶴烽則執警之道
可以無虞萬一有海寇則領四鎮舟師捍禦前洋有
陸警則牽其邑兵進守要害以為致定之地則可以
得力云云其言似合有利而如難以一人之見致定
則或廣詢諸人或更送他將俱無不可至於濟物舊

鎮雖難更設而仁川府使為先招聚人民文鶴山城亦自本府修治而大阜德積兩鎮節目分付兵曹使之趁速成送德積等處設烽則與陸地有異使其居民瞭望尤無難便之端云此事可以急先舉行并令廟堂稟處何如上曰令廟堂斯速稟處

補判決事尹德駿議曰戰船豈非防禦海賊之緊具而大抵用之有道賊乘順風而來我以逆風而戰其勢決難取勝倭亂時李忠武之取勝以慣於湖嶺水路夷險之故賊船之來誘於水路危惡之地自占順便之勢同乘一風而取全勝也李忠武

神謀奇略隨遇自辦而大抵風之逆順不易之勢
又湖南右水營以西戰船竊以為運用不便也順
南湖水不盛之故戰船多浮於水中出海不甚難
而湖南以西戰船多閤於海邊陸地非晦望則無
以運出海中考之國史野乘及碑誌湖南右道湖
西倭變時無水戰取勝之事此其驗也今雖不可
革罷戰船水使之專意水戰不備陸防非長慮也
令宜分付諸道水使各營各鎮堡待變之際以水
軍兼習陸操有變而及水戰則以移用於陸戰為
務似不可已矣

補四十年江華留守金鎮圭狀啓曰西海之潮汐
急而間有水淺與露者戰船之制不必如南海船
之大則船材似不至甚難矣

四十一年命審諸鎮船倉便否改戰艦諸制

是時戰船漸失舊制難於運用且沿海船倉非潮
滿無以移動議者以為戰船不如兵船判尹閔鎮
厚請擇諸道船倉最便處仍置戰船其餘戰船改
作兵船於是詢于諸道水使則慶尙左水使以為
船制宜減其長廣全羅左水使以為寶城樂安兩
邑船倉最不便右水使以為各鎮無軍防船十一

隻當減忠清水使以為舒川韓山林川三郡及平
薪鎮船倉皆不便其戰船可改為防船京畿水使
以為本營戰船一隻及注文花梁兩鎮戰船皆當
改為防船至於海西則海路與南方不同且無船
材每以他道退船移給事多難便故各邑戰船皆
已改作防船吾義浦許沙兩鎮之戰船登山之猛
船並宜改作防船上從之

補四十二年水軍節目 水軍散在山郡決無臨
急聚會之勢雖或聚會皆非習水制船之人故收
捧元軍身布給代鎮下之民使之雇立者亦甚虛

疎常時雇立其可為臨急可用之卒乎今宜就此
而定為團束之制以各其鎮下居民中勿論良賤
有無役擇其勤實者依束伍例永為充定成置軍
案本官之烟戶雜役邊將之科及徵歛一切減除
如有違法橫侵者各邑鄉邑

該邊將自水營

拿致決棍重者啓聞○西南各營各鎮設置之規
制不同軍卒之多寡懸殊宜有一例定式之事統
營上船風和一朔防軍一百十名射夫二十名砲
手二十四名風高一朔防軍五十五名左水營上
船則風和一朔防軍一百四名射夫十八名砲手

二十四名風高一朔防軍五十五名諸鎮浦風和一朔防軍八十名射夫十八名砲手二十四名風高一朔防軍四十名全羅道左右水營風和一朔防軍一百名射夫十五名砲手二十四名風高一朔防軍五十名諸鎮浦風和一朔防軍八十名或加二三名射砲手與水營同風高一朔防軍三十一名或三十名其數增減未有依據今此鎮下居民充定之數一從船制各有定額使不得加減

補四十四年右議政李健命遙啓崔鎮漢曾經所江僉使以武臣入侍畫講時以此事有所陳達而朝廷

未果採施鎮漢令以忠清水使又為上疏備陳海西
海防之疎虞仍請建置水使且瓮津民人等上疏以
為本縣以至殘之邑戶不過數百而一邑之內有本
官及防營實難支當請以僉使陞水使仍兼府使故
廟堂覆啓并為詢問於本道矣今李德英狀聞如此
瓮津距所江四十里云水使若兼治民之任則當在
縣治而所江戰船藏泊之處虞候當為檢察芟虞候
亦一官負其帶率供億之道必不下於縣監若依舊
桐例設置中軍則亦似簡約矣大抵水使僉使惟在
得人何論官秩高卑然而所江僉使之褒貶係於監

營故僉使權輕而不尊且諸道皆有水使而獨於海
西無之今於瓮津置水使有何不可判中樞李頤命
曰蓋近年海西荒唐船往來無常今則但認為漁採
而海路漸熟前頭之憂不可盡言而本道海防疎虞
得他道久退船而作兵船僉使權輕似難得力今若
稍重其事權各別制置其規制宜有所益許之便矣
兵判趙道彬曰臣欲一陳達而未果矣卽今海西荒
唐船出沒往來無月無之前日則若逢我國人猶為
回避今則與海邊居民雜處并居頑然無驚動之色
雖欲駭逐亦不可得云事之可憂莫甚於此海西海

防之疎虞尤不可不念也曾前已有此議而頃日兗
津人之書達崔鎮漢之疏陳蓋出重関防葦弊端之
意今若以兗津陞府仍兼水使則其於號令列邑之
道庶無權輕之弊而在於小邑支堪之勢亦為便宜
之道且道臣帥臣親審形勢論列狀聞此係官制雖
涉重難特許變通恐為得宜矣上曰黃海道海防甚
疎不可無變通之道而前日水使之疏既如此兗津
民人之書又如此同意府使兼水使別無所妨變通
為之可也

補持平柳復明逡達曰凡軍保之徵布二疋乃是

恒例則水軍三疋之徵實為冤枉之大者蓋水軍者處於海防疲殘益甚而公然加徵以一疋者抑何哉況其所需用雖云營門試射之資而多歸主將私用之物則雖減其一豈不能為春秋試賞之具哉如欲軫念兵民之疾苦宜莫先於此請水軍布依他保例皆以二疋收捧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二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三

校正

兵考十

舟師二

補英宗元年武臣申命仁遜啓自恭安一妙山脊走入海中三十餘里陡起開局四峰角立作城且有一脉潒入水底更起小島船泊便好城基水勢極其堅險可謂一夫當萬之地也與江都相距不遠一帆可達之地實為海防之要衝江都之咽喉往來諸船輻輳聚會捨此則無他路矣此實江淮之保障而用武

之地也只有戰船一隻而既罷防營之後一隻戰艦
亦送水營則賊艘千羣雖歌吹而直駟空城一將難
以隻手防遏其為慨然為如何哉且彼水營處在內
地戰艦之往來外洋者必因潮汐水則戰具糧草雖
如丘山而實為無用之物矣棄要衝而守窮僻亦非
禦賊之良策因此論彼取捨之明白不啻霄壤臣意
則卽令水營移設於安興幸甚頃年李晚成為本道
巡撫使時亦言安興之要害實為可惜之地若移設
水營於安興則似好云矣上曰不可容易為之然巡
撫使之言亦如此云令廟堂確處○承旨李成龍筵

啓忠清水營戰船留泊之所一朔之內浮出前洋之時不過居半蓋當弦時則水淺難浮故也臣以巡撫使點閱戰船使之浮出前洋則多發軍丁鑿開船道僅僅運出如此而可為緩急不時之用乎

補三年右副承旨李瑜筵啓卽今舉一國松材將盡而湖南尤為甚焉所專靠而取材者惟有加里浦寶吉島荒島邊山而戰兵船漕船等材黃塲木皆出焉耳近年以來日就濯濯將至無松而後已而至於邊山則乃扶安地也以宜松美材名於國中而人皆取種其松材之美可知臣於巡歷時廉審形勢則所存

不過體小椽木之用而已絕無船材可得之望實為
慨惜况其處地極不尋常既在七山險洋之上與忠
清水營呼吸可通江華等處一帆風可到船倉操塲
俱為便緊而以其處於陸地非他絕嶼之比故斧斤
易入凡鹽盆漁塲之最為松害者四面全集頃年閔
判府使按湖南時至鑿坂子定其境界而年久圯湮
備局且遣郎廳摘奸而亦無禁犯之望故臣又定界
而嚴禁不無長養之望矣似聞近間京衙門謂以定
界外而有折受許耕之請云若是則邊山將無一株
松而國家松材將無所恃處矣豈不寒心乎雖定界

外絕無許給而日加禁養之意另加申飭何如上曰
新監司想必各別申飭而所達如此更為申禁可也

補邊山摘奸啓目置四標定限莫如林數之易別
此朝家所以每令種植檜枳而許多山畧雖難一
時盡種若於每年漸次種植則非久必當成林收
效而鎮將輩慢不舉行全無種植誠極可駭依此
手本辭意自明春種植之意鎮將處各別申飭每
年種植後形止這這牒報如是申飭之後若又如
依前不為種植則後次摘奸時自時任鎮將以下
一併從重科罪事亦為分付又以為作契松禁事

當初有兩班之名者分差尊位之任故不無其效
矣近廢此規所任不過軍官輩故松禁解弛職此
之由此後必以兩班擇定之意自朝家更為申飭
於本道禁松之處兩班契任或不無種植憑藉作
弊於民間者而其在禁松之政亦不能無效依此
所言禁松尊位必以兩班擇差其或有作弊者這
這廉察治罪之意分付於本道及兩鎮

補九年江華留守李瑜遙啓本府雖非舟師衙門
處於海島之中臨急從水路故最初則自三南造
送船隻矣往在癸亥年間清城府院君金錫胄有

物力難絀之患以三南諸營鎮舊退船修補事定
式施行至今本府案屬船隻皆出於此矣近來法
漸廢蓋本府則舊退船有無不能早知未及請得
之前輒為他衙門及諸道營鎮所先占得又有發
賣之規專不劃給於本府雖有間間劃給者而各
營鎮續續煩報不肯出給故本府船隻修補之道
不能如前昔之中船今為小船昔之小船今為小
小船往往有全無形體者元數漸至減少

十六年始創海鵠船置於金羅左水營我國戰船皆
設三層板屋四面梢窗體大質鈍遇風易敗田雲祥

以水使考海鵠船制於武經節要書倣以成之其制
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鵠形舷上左右置浮板象其
兩翼既不畏風又甚輕疾內能窺外外不能窺內櫓
軍射手皆可以隱身而搖櫓射放以此馳啓建請左
議政金在魯請令統營及諸道水營待其兵船限滿
各先造一隻以試之果為便好則亦無妨上命置本
營以備防海之用

補二十四年洪啓禧筵啓左水營之疲殘不成艨
艟不但緩急之無可恃只足以見侮於倭人試可
愁痛而最是船港便成陸地一月之內戰船之可

以浮出者不過數日如此舟師將焉用之哉移設之論其來已久而莫有擔當者尚此曰循誠可慨然蔚山兵營則船港大勝於水營陸軍大將則不必置諸海邊移設兵營於內地而以兵營為水營極為便好至於兵營移設之所則或謂永川為可或謂花山為勝花山即山城而在新寧義城之間庚寅年間以朝令始等不甚費力而可以入處

補二十七年朴文秀遙啓臣於嶺南沿海詳見戰船龜船之制戰船則每於改造時其體漸長決難運用至於龜船則當初如鰲衝而體制輕便疾相

出入於倭陣而上覆厚板能避矢石自舟內放鏡
故倭皆敗走且臣得見忠武公李舜臣事蹟所記
丹子則龜船左右各開六銃穴而卽今則各開八
穴雖以此言之龜船之比前過大可知前頭緩急
決難使用不可不改造矣

補李漢曰鄭尚驥云宋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
水其行如飛旁置撞官船迎之輒碎以意度之
用圓木橫置船上兩出船外其兩頭以杠十字
交貫以麻繩投縛杠之四端周圍如輪而多設
激水筴於其端又橫木中間多設棹枒衆力

踏轉則木轉而輪轉輪轉而筴激其疾如飛宜
矣余考宋史虞允文踏車船中流如飛又按李
綱疏云荆湖間車船乃唐曹王皋遺制其大至
有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踏而進駛於陣車
其制必如此充可證

經國大典戰船水軍之數 京畿大猛船十六隻
中猛船二十隻小猛船十四隻無軍小猛船七隻
忠清道大猛船十一隻中猛船三十四隻小猛船
二十四隻無軍小猛船四十隻慶尚道大猛船二
十隻中猛船六十六隻小猛船一百五隻無軍小

猛船七十五隻全羅道大猛船二十二隻中猛船
四十三隻小猛船三十三隻無軍小猛船八十六
隻江原道小猛船十四隻無軍小猛船二隻黃海
道大猛船七隻中猛船十二隻小猛船十隻無軍
小猛船十隻永安道中猛船三隻小猛船十二隻
無軍小猛船九隻平安道大猛船四隻中猛船十
五隻小猛船四隻無軍大猛船一隻無軍中猛船
三隻無軍小猛船十六隻大猛船每一隻水軍
八十人中猛船每一隻水軍六十人小猛船每一
隻水軍三十人

壬辰亂後大中小猛諸船之名變為今戰防兵等
諸船咸鏡江原道諸船並減

三道統禦使一

兼京畿水使

中軍一守城把總一哨官四

旗牌官三軍官一百二十八

東伍四哨標下軍二百五十

戰船二龜船一防船一兵艍四伺候船八汲水船

三船將七先鋒將二船監官一軍器監官四知

穀官四旗牌官二十五捕盜官十五教師一別破

陣四射手一百十八砲手一百五十九標下軍三

百二十四格軍三百六十三能櫓軍九十七防水

軍八百七十六各邑

屬鎮德浦使僉花梁使僉注文島使僉德積使僉長峰戶萬

戰船二防船八兵船三伺候船九續大典作八報警船

二艍舢船二卜物船一不載續大典汲水船五續大典作二

將卒并一千七十五防水軍二千四百七十五

各邑

防禦營永宗使僉東伍八哨標下軍九十四

防船二兵船二艍舢船一汲水船三續大典作二將

卒並二百九十八防水軍二百十四各邑

李敬輿曰脩禦之道必有外援控制要害然後

形生勢張其守自固臣嘗領畧江都形勢迄安
海州為東北之捍蔽必置重鎮若金陵之歷陽
廣陵可謂唇齒之勢至於德浦之距紫巖紫巖
之距延興延興之距難智難智之距萬代萬代
之距助戰所助戰所之距都頓都頓之距羣山
皆是三十里四十里而碁布海虎洞豁相望亦
非蕩然空曠之地若稍加料理得人而任之使
之置囤儲粟募兵具船以備緩急自羣山以下
如格浦臨淄之類漸次規畫使得就緒則非但
有補於意亂之際號令可通於三南矣

三道統制使一兼慶尚右水使中軍一虞候山城中軍一千總

二把總四雉總六哨官十九城長十九知穀官七旗

牌官五十都訓導六大砲監官二

城丁軍四百四十親兵十六哨路牙兵三哨路標

下軍三百六十七僧將一僧軍四十二

戰船三左右別船二不載續大典龜船一續大典作三左右

防船二兵船七探船二續大典有探船二而原本蓋漏伺候船二

十一待變軍官一百四十船將十二捕盜官十

四砲手把總一把守別將二知穀官六旗牌官二

十都訓導十六監官十八別武士兼假倭將二十

九射夫一百七十四火砲手一百五十砲手二百
舵工七沙工一百四十四假倭軍七十五標下軍
二百八十七攔後兵四十一能櫓軍八百四十一
船庫直六十九中營將卒並三百八十六

屬邑鎮晉州牧巨濟府昌原府金海府河東府昆

陽郡固城縣南海縣鎮海縣泗川縣熊川縣加德

使僉彌助項使僉龜山使僉赤梁使僉助羅浦永登唐

浦萬安骨萬薺浦萬玉浦萬知世浦萬加背梁萬

蛇梁萬平山浦萬天城萬南村新門長木浦

將別晴川將別舊所非將別蟾津將別栗浦三千戰

船二十三龜船十三

續大典作三十字行

兵船三十六伺候

船七十二

將卒並八千六百三十八營鎮防水

軍共一萬九千九百八十

係九千二百四十

先後運射夫

五千八百四添格射夫一千二百五十二等奴二

千九百五十二添奴一千二百八十

把住末係四百

差備

軍一百

良余係五十以上並在各邑

○

徐文重曰東國地形三面際海而南對島夷風

帆蹕至無間遠近同被其害至于麗末而極矣

國家肇代之初諸路傍海之地皆築城堡各置

水軍節度使以領之壬辰之亂李舜臣擁舟師

楹守南邊大挫賊鋒使不得過露梁以蔽遮兩
湖議者以為中興之業全賴於此矣始置統制
使於固城管制三南舟師沿海郡邑亦置戰船
其視國初之制船數雖少而體制之宏大器械
之完備又什倍矣丁未許和之後不以狼煙靜
息益修戎備及至今日殆無遺策

慶尚道左水使一中軍一候虞

戰船四

續大典
作三

兵船五探船一

不載續
大典

伺候船十

一待變軍官一百船將八船監官二軍器監官
一知穀官六旗牌官七十都訓導五教師二十射

夫一百三十二砲手一百五十六標下軍一百九十一舵工二十五繚手八砲手八能櫓軍五百七十五攔後兵四十一船庫直六

屬邑鎮蔚山

府

機張

縣

釜山

使

多大浦

使

西生

使

開雲浦

萬豆毛浦

萬

西平

萬

包伊

萬

戰船

八艘

船三兵船十一伺候船二十二

將卒並二千六

百九十六營鎮防水軍共八千四百十四

保四千二百七

寺奴二千二十六添奴九百十一先後運射夫三

百十二差備軍

良余係一百十一

炭射夫五百二十八炭

匠一百八十

把

任

末

保

一

百八十

在

各邑

忠清道水使一中軍一候

戰船二龜船一防船一兵船二伺候船七梭船八

不載續大典

待變軍官一百七十船將二知穀官七

旗牌官二十捕盜官八教師六訓導四火砲教師

四射手九十砲手一百四十一標下軍一百六十

二舵手九繚手六砲手六舞上三能櫓軍四百二

十四防水軍三千二百九十七各新選二百七十

各輪防校卒二百九十各

屬邑鎮洪州牧沔川郡瑞山郡舒川郡林川郡韓

山郡泰安郡庇仁縣藍浦縣保寧縣結城縣海美

縣 唐津縣 安興使僉平薪使僉所斤使僉馬梁使僉舒川浦

戶萬 戰船三龜船四防船二十兵船十八伺候船

三十四 將卒並三千九百十四防水軍三千七

百四十九各邑新選五百四十各邑

全羅道左水使一中軍一使虞

戰船三龜船一海鵲船一防船四海鵲船防船並
不載續大典

伺候船十一 待變軍官一百七十船將七知殷

官二旗牌官六十捕盜官八訓導九火砲教師一

火砲手四十射手一百五砲手一百四十六標下

軍四百八舵手二十四繚手八碇手八舞上八船

直四能櫓軍六百七十三八防軍四千一百四十

五各需用軍八百各軍需軍一百五十各

屬邑鎮順天府長興府樂安郡寶城郡興陽縣光

陽縣防踏使鮑渡使呂島使鹿島戶鉢浦戶會寧

浦戶萬古突山將別戰船九續大典龜船六防船十

五龜船防船並兵船十七續大典有兵船十伺候

船三十續大典將卒並三千六百十五八防

軍七千九百十各募軍一百

右水使一中軍一候

戰船二續大典龜船二續大典防船一兵船三續大典

典作
海鵲船一伺候船八 待變軍官一百七十

船將七布告官二將校二十八知殼官六旗牌官

二十五教師八捕盜官八訓導六射手一百十六

火砲手四十二砲手一百四十標下軍二百四十

六舵手二十一舞上九繚手八碇手八船直八能

槽軍五百四十六八防軍三千五百三十路需用

軍六百

邑各

屬邑鎮羅州牧靈巖郡珍島郡靈光郡海南縣務

安縣咸平縣法聖使羣山使古羣山使帽島使臨

湍使古今島使加里浦使南桃浦戶金甲島戶於

蘭戶萬梨津戶萬薪音島戶萬馬島戶萬木浦戶萬多慶浦戶萬

智島戶萬荏子島戶萬黔毛浦戶萬黑山島將副柵格浦將副

戰船二十續大典作二十六龜船八續大典作一防船十一續大典作一

典作一兵船二十八伺候船五十六將卒並七千

四百四十三八防軍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各邑無防

四鎮薪音島古今島荏子島智島輪番軍一千一百十四

黃海道水使一中軍一守城將一城將四千摠二把

摠四哨官八旗牌官六十三軍官一百三十

別武士五十一弁兵二哨標下軍一百十

戰船一防船四續大典作三兵船一小猛船一挾船五

船船船三續大典作五追捕官船十二續大典作十追捕私

船十八不載續大典別抄軍官二百捕盜官一百待

變軍官一百射夫軍官九十補軍軍官一百陪持

軍官五十旗牌官八十別武士三百大砲手十砲

手八十三標下軍一百九十一能櫓軍三百十七

水軍一千二百八十四追捕船將一兵房二武士

六百九十沙格四十九

屬邑鎮海州牧使豐川府長淵縣延安府安嶽郡白

川郡殷栗縣長連縣康翎縣白翎縣登山縣椒島

使僉許沙使僉龍媒使僉吾又浦使僉助泥戶甕津別

戰船一防船二十三兵船八挾船二十四續大典作十七

伺候船一艍船七續大典作十七汲水船六原本落漏追捕

船一並三千三百二僧小船六續大典追捕船一十三別小船一

將卒將一僧軍二百九十八

柳成龍曰海西一道如宣川之身彌島豐川之

椒島海州之睡鴨地勢如江華喬桐等地無異

而特以西道不事防海請於諸大島各置武將

一人率水軍以鎮之海中沃土處處耕種如古

屯田則南北千里水路相通聲勢相固矣詳見輿地

考

李恒福曰白翎島中有曰深隱浦地勢陷而高
四無所碍東連江華西對椒島西北與長山串
正對宜以廣巖阿郎兩鎮合置仍令長淵許沙
等官與所江僉使同為沿海東西舟師大將

輿地
考

俞集一為海西伯創設輪船其制前後有輪首
尾設舵楊輪激水取其迅疾首或為尾尾或為
首相勢進退無有碍於回轉試以他船乘潮退
順風掛席與輪船同發則輪船之出其前不啻
杳絕又逆潮回楫他船之所未能而輪船之快

駛能與順潮無異矣

此蓋一時所設而
其後遂廢不行

平安道防禦使

三和府
兼

屬鎮老江

使金

防船三兵船三汲水船四伺候船一

原本落漏

募船一

瞭望船一

募船瞭望船並
大載續大典

將卒並八百三十五

宣沙浦

金使
清並

防船二

續大典
作三

兵船一

續大典
作二

伺候船十一艍船一挾船一

此三船並落漏

汲水船五

軍需船一

汲水船軍需船
並不載續大典

將卒並五千三十二

補仁祖初沈光世疏曰玉江舊堡正對新好木八

鴨江處此水出自清河等地大可方舟賊若多造

船隻順流而下則將無以禦之本堡隔川處有絕

險等城之地千兵可守而前人忽之今若合僅不
緊山堡移於此處創置廣船裝載防牌以為水戰
之具常時則撤去戰具運糧水上有變則復為修
裝火攻賊船此不可不為之策

戰船改槩限 各船慶尚右道八十朔而退限二

十朔改造左道六十朔而退限二十朔改造鐵釘

故無全羅道三年初改槩又三年再改槩又三年

改造忠清道戰船三十朔改槩又三十朔再改槩

又三十朔改造防船三十六朔初改槩又三十六

朔再改槩又三十六朔改造兵船則又加三十平

安道每間三年改隸十年改造黃海道每間二年
改隸十二年改造京畿無定限隨傷改隸或改造
分防法 各浦戰船櫓左右並二十挺一挺各四
名沙工舞上各一名合八十二名射砲手四十名
各鎮八防軍分以風和風高兩節定其立番多少
假令風高時立百人則風和時倍數立番沿海諸
路皆用此例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三十三

